



谭正璧学术著作集

3



上海古籍出版社



谭正璧学术著作集

中国小说发达史

谭正璧 著

谭 堦 谭 麓 编

3



上海古籍出版社

目 录

自序	5
绪论	7
第一章 古代神话	12
一 神话是怎样起来的?	12
二 古代神话的大宝藏——山海经	14
三 许多可爱的神话断片	18
四 先秦子史中有寓言而无神话	24
五 遗留在后世典籍中的古代神话	27
六 历史家所录先秦小说	33
第二章 汉代神仙故事	38
一 历史所载秦皇汉武的求仙故事	38
二 汉武故事的起来	43
三 东方朔	48
四 西王母故事的演化与东王公	54
五 几部著名神仙故事书的作者	58
六 汉书所录汉人小说及其他	62
第三章 六朝鬼神志怪书	67
一 产生鬼神志怪书的时代背景	67

二 鬼神志怪书的作者(一)	71
三 鬼神志怪书的作者(二)	76
四 佛教徒怎样利用鬼神志怪书	81
五 笑话集与清言集的起来	85
六 由《语林》到三说——世说俗说与小说	89
第四章 唐代传奇	95
一 一个新环境的产生	95
二 传奇小说三大派(一)	99
三 传奇小说三大派(二)	109
四 传奇小说三大派(三)	119
五 几部著名的传奇集	126
六 变文的起来与俗文的遗留	132
第五章 宋元话本	140
一 由《太平广记》到《夷坚志》	140
二 宋人所作传奇	148
三 说话发达的社会背景及其家数	156
四 说话的话本——小说(一)	162
五 说话的话本——小说(二)	169
六 所谓讲史书	176
第六章 明清通俗小说(一)	188
一 正统文学没落时代的社会状况	188
二 四大奇书(一)	193
三 四大奇书(二)	203
四 四大奇书(三)	211

五 四大奇书(四)	220
六 通俗短篇小说五大宝库	227
 第七章 明清通俗小说(二)	242
一 异族统治下的文学环境	242
二 《醒世姻缘传》、《红楼梦》及冶游之作	249
三 《野叟曝言》与《镜花缘》	265
四 由讽刺小说到谴责小说	272
五 侠义小说的起来	283
六 传奇与志怪书的复兴	291
 结论	300

自序

中国自有小说史以来，迄今仅十余年，屈指记之，亦仅张静庐之《中国小说史大纲》、周树人之《中国小说史略》、范烟桥之《中国小说史》而已。（尚有郭希汾之《中国小说史略》，系译日本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之《小说概论》一部分，不足称为著述。）张著出世较早，然草创伊始，仅具雏形，漏略既多，今已绝版。周著虽亦蓝本盐谷温所作，然取材专精，颇多创见，以著者为国内文坛之权威，故其书最为当代学者所重。范著则对于小说之涵义未明，所叙兼及戏曲、弹词，即其小说部分，与周著亦无甚出入，且并历史常识而无之。（如以五胡十六国属之梁唐晋汉周之五代，书中凡数见。）故其书实不足称述。三书之中，差能副世人需要之殷者，唯周著《中国小说史略》而已。

但自周著《中国小说史略》出版迄今，时间亦逾十载。此十余载中，中国旧小说宝藏之发露，较之十年前周氏著小说史略时，其情形已大相悬殊。而吾人对此无限可贵之瑰宝，尚无人焉为之编述，汇而公之世人之前，不大可惜乎？编者素嗜通俗文学，于小说尤有特殊爱好，窃不自揆，因将十年来浏览所获，尽加网罗，参之周氏原作，写成《发达史》二十余万言。书中对于每一时代某种作品所以发生或其所以发达之历史原因或社会背景，尤三致意焉。编者才识平庸，有所编述，本不足厕于作者之林，徒以嗜好之故，写以备忘而已。书成出版，亦惟供世有同好者之参考，不敢冀获大雅之青睐也。

出版有日，谨为序之如右。

一九三五，六，二六，正璧于黄渡。

绪 论

小说的领域，有古今中外的不同；如果不替它确定一个相当的界限，那么所谓小说史便无从叙起。至于“什么是小说？”“小说的实质和形式怎样？”……种种问题，那不妨让做“小说概论”的专门家去解释，本书却无暇及此。但要替小说确定一个相当的界限，便不能不先对历来对于小说的观念作一番历史的考索。本书叙的是中国小说史，那么当然必须考查明白中国历来所谓小说的界限是怎样的，才能着笔。

中国“小说”两字最早见于记载，为《庄子·外物篇》，他说：“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其次是《荀子·正名篇》，他说：“故智者论道而已矣，小家珍说之所愿皆衰矣。”《荀子》所谓“小家珍说”，其意义和《庄子》所谓“小说”完全相同。他们把它与“大道”对称，正和后人把它和“载道”的古文对称一样，完全是一种轻视的态度。但它的内容却相当于后代杂记琐事的书，所以它并没超出中国小说领域。

《汉书·艺文志》是一篇较古的含有学术史的意味的文章。它把小说列为九流十家之一，而且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智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蕘狂夫之议也。”如淳注云：“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由此看来，那么所谓“稗官”，犹如古代采诗之官，而所谓小说，也和《国风》一样，都是民间讽世写怀之作。所以桓谭《新论》也说：“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

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但一考《艺文志》所著录小说家十五家的性质，却又不像。其中如《伊尹说》、《鬻子说》、《周考》、《青史子》等，或依托古人，或记录古事，显然不像“闾巷风俗”或“街谈巷语”。但这些书今都不存，亦无从加以深考了。

自是以后，各史如有《艺文志》或《经籍志》，那么其中就必有小说一类。但据《隋书·经籍志》小说类所著录，却仅是些《燕丹子》、《笑林》、《世说》、《小说》、《座右方》、《器准图》之流；其中《燕丹子》等，我们确也认为小说，而《座右方》、《器准图》一类，就非我们所能承认。至于《山海经》、《神异经》一类的神话，它却列入史部地理类；《汉武内传》、《东方朔传》一类神仙故事及《搜神记》、《异苑》一类志怪书，它却列入史部杂传类。后来《唐书·经籍志》所著录，与《隋书》亦无甚大异，惟《博物志》、《隋志》本属于杂家，至是亦录入了小说。

宋代重修《唐书》，其中的《志》都为欧阳修所撰。究竟大文学家的眼光与众不同，前此列入史部杂传类的书，至是皆列入小说，史部中至是始剔除了荒诞无稽的作品。但他又增入唐人著作，如《诫子拾遗》、《事始》、《刊误》、《茶经》之类，却未免又为“蛇足”，而仍混淆了小说的界限。自此以后，若《宋史·艺文志》，若《明史·艺文志》，所录愈多，而质类愈杂，但大体与《新唐志》皆相去不远。至清代编《四库全书》，也仅将《山海经》、《穆天子传》移列入小说，别无新见。

在各史志外，南北朝有以“小说”为书名的，如殷芸的《小说》十卷，刘义庆的《小说》十卷。这二书皆为《世说》之流，于此可见当时文人对于所谓小说的观念。至唐人乃有所谓“市人小说”，见段成式《酉阳杂俎》。至宋代“说话”大兴，乃有所谓“话本”。

宋时分“说话”为四家数，“小说”为其中的一家，据《梦粱录》所载，“小说名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发迹、变态之事”。这“小说”就是唐人所谓“市人小说”。据现存话本《京本

通俗小说》观之，其内容渐与现代所谓小说相近。到这时候，“小说”一名词所含的意义，已逐渐合理化了。

唐人既然有所谓“市人小说”，那么当然还有“非市人小说”。所谓“非市人小说”，乃指文人所作传奇。历宋至明，因欲别传奇于通俗小说，乃名传奇为“唐人小说”，更名六朝鬼神志怪书为“晋人小说”。明代长篇小说盛行，乃欲别于宋人名短篇为通俗小说，称为通俗演义。但通俗小说及通俗演义二种，向不为目录家所著录，各史志更不必说了。至明人通俗小说的被收，始见于王圻的《续文献通考》，高儒的《百川书志》，但亦仅及于《三国志演义》与《水浒传》二书。而后来的书目，亦即不见收载。宋人话本的见收，仅见于钱会的《也是园书目》，收宋人词话《灯花婆婆》等十六种。此外倒是清同治时的查禁小说目录，共列一百五十余种之多，所录皆为通俗小说，间有少量的弹词，虽未全备，却大可供我们的参考。

总之，中国前此对于“小说”这一个观念，几于人各不同，所以它的界限也模糊不清。如绳以现代所谓小说，那么几乎无一与之适合。但小说的观念和界限尽管分辨不清，而每个时代都有小说产生，却是不可湮没的事实。前代目录家尽管不著录真正的小说，而小说的流传却未必因此而减少。所可惜的是那些佚亡的作品，它的作者白白费去了他的心血，却永远沉埋在不可知之中。然世事本来有幸有不幸，即为各时代所宗奉的正统文学，其作者亦尽有姓名被埋没的人，惟小说家更甚罢了。

本书所叙，系斟酌现代各文学史家的意见，及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叙，并参入编者个人的意见，于古代专述神话，于汉代专述神仙故事，于六朝专述鬼神志怪书，兼及笑谈集、清言集之类，于唐专述传奇，于宋元专述话本，兼及传奇志怪书，于明清专叙通俗小说，亦兼及传奇志怪书。其所以如此之故，则有如下面所述。

古代神话为后来小说的滥觞，无论中国外国都是如此。中国向无研究神话的专著，前人亦仅指杂记琐事而无当于大道的书为

古代小说，因此神话多被掩埋。及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开卷即叙神话，而玄珠著《中国神话研究》，专替古代神话作发掘，于是被掩埋的神话渐被发现出来。故本书叙古代小说，即根据这两书，以神话为主，而以汉人所谓小说缀于篇末。

至于汉人小说，向来亦专指刘向《新序》、《说苑》之流。其实《新序》、《说苑》仅为杂史之属，且大都采自古籍，如以其中若干则作为古代寓言观，尚不失为思想丰富之作，如径以代表汉人小说，则大谬不然。因为汉代是一个神仙思想、方士势力最盛的时代，上至帝王，下至愚民，莫不沉溺其中，终于酿成黄巾之乱。《说苑》、《新序》一类的书，不独于当时社会不发生什么关系，且与古代神话和六朝志怪书，无渊源及递遭蜕化之迹可寻。故吾以为叙汉人小说，自当以叙述神仙故事的作品为主，而以汉人所谓小说附见于后。

六朝小说为鬼神志怪书及笑话集与清言集，则各文学史所叙大概皆同。但亦有人将当时史籍中所叙情节稍离奇而文笔稍生动的记载视为小说，如陈寿《三国志》之类，那也是一个大谬。不知在史籍中，无论作者表现手段若何深刻与生动，其文笔即或竟超过于《水浒》的写武松、鲁智深，那亦惟有反而引起叙事不实之嫌，不能因之认为小说。因为小说与历史虽同为叙事，然一则不妨全出虚构，尽其笔墨之淋漓；一则全凭实事，不能有一语空造。如于此二者不能加以分别，那么他能否写小说史还是问题了。

唐人承六朝志怪余风，一面受古文运动影响而创新体小说，名为传奇。古代神话全为民间产物，汉代神仙故事为半贵族半平民文学，六朝志怪书又略向平民化，至唐人传奇乃十足成为贵族文学。无论何种文学，皆始由民间产生而末则趋向贵族化，至十足贵族化时，此文学乃至末路。盖由古代神话至唐代传奇，在中国小说史上一气相传，到此时遂趋于末路。另外，俗文小说却在民间由萌芽而逐渐发展开来，为文言小说播下那将来的革命的种子。

宋元小说为“说话”与“讲史”的底本“话本”，其发轫在于唐末。它在中国小说史上为新起的一系。唐末的俗文小说，相当于前一系列中的古代神话；而宋元话本，则相当于汉魏六朝的神仙志怪。所以它的文笔尽管怎样幼稚，它的辞句尽管怎样简陋，但它是后来通俗小说的祖宗，没有祖宗哪里会有子孙？而且它的产生又有社会的背景，在那样的社会里也仅能产出那样程度的作品，绝不能以作品幼稚而摒弃。然在北宋开国之初，上一系小说的势力尚未全泯，而且又在那时作了一个总结，故不能不于此略为叙及。

通俗小说系直接承话本而来，却成为明清两代小说的代表作。由明代中叶到清代之初，通俗小说正在积极地发展。它的题材，自历史、神怪、英雄至世情，无不各方俱到。但这一系的小说到了这个时候，它的发展也将近到了极度了。清初以后，它的作者由非专门文人移入专门文人之手，而又专写些抒发个人才思及有闲阶级荒淫无聊的故事：它到了这个时候，自是已失去平民立场；虽然新的平话体的侠义小说又在起来，可是时代又在转变着，旧的瓶子不配再装新酒，更新的受了西洋小说影响的小说种子，早潜伏在民间，而等待着它的出世的机会。清代传奇志怪书亦一度发达，与通俗小说相角逐，然与通俗小说同其命运，也随着通俗小说走上了最后的路。

本书即按照着前述的程序加以叙说，而又着重于每个时代的历史背景及社会环境的探索，藉以明白这个时代小说所以兴起之故及其内容所以然的理由。唯以编者学力所限，有时往往不能自圆其说，这却要待后来的作者来补充了。

第一章 古代神话

一 神话是怎样起来的？

神话并不专属于小说，所以吾们不能说神话即是小说。因为神话仅是文学内容的一种，用它可以做成一篇小说，同时也可写成一首叙事诗，或编成一本戏剧。然因它所述都是神人的行事，是叙事文而非抒情文，它的文体宜于散文而不便于韵文，所以它用散文来表现较韵文为多。加之小说的体裁也不限于散文，近世研究家有把叙事诗列为小说的一体的，缘此之故，普通的人说起神话，往往专以属之于小说。而在事实上，神话的确是后世小说的滥觞，它给予小说的影响，确较诗歌为重大。它们的关系，似猿猴之于人类，长江之于星宿海，如其没有更正确的理由，一时也不能随便就被推翻的。

神话是哪里来的呢？原来神话是初民的知识的积累，是初民的生活状况与心理状况的必然的产物。其中有他们的宇宙观、宗教思想、道德标准、民族历史最初期的传说，并对于自然界的认识等等。然因民族的不同，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心理状况的不一致，所以各民族的神话各异其内容。

初民的思想是很蒙昧的。他们为了要满足他们的生存的欲望而努力求得物质生活——衣食住——的需要外，几乎别无所求。他们在满足他们的需要之际，偶然感到自然给予他们这种需要的恩惠的厚大，便不期然而然的起一种要顶礼膜拜的观念。可是自然只有其作用而不见其寓形，更不知谁是它的主宰。于是凭他们

蒙昧的想象力，造出种种不同的神像，以为他们顶礼膜拜的对象。神既有像，自会行动，种种神话，遂由此产生出来。可是在初民时代，人与一切自然现象的界域尚不甚分明，人与动物的关系更不似现在般隔绝。当然，“人为万物之灵”那句骄语绝不会产生在初民的脑袋中，所以那些神人的形象不一定同于人类，往往是介于人与动植物之间的怪物。惟其思想、嗜欲等等，或是单属之于人类。

吾们可以揣想：当上古时代，初民生活于广大无际的地面之上，山是怎样的青葱，水是怎样的澄碧，森林里鸟歌悦耳，田塍上花草耀目，风、云、雨、雪，时时在装点大地的美丽。当春天来了，红白的桃李自然地会开放，黄莺与燕子不请自来，风也和暖了，太阳也温和起来了。仿佛有人在主宰着。到了夏天，石榴花与荷花在陆上水上各逞她们的娇艳，太阳变热了，风拂在身上感到轻快，稻与棉花都在田里开始成熟。这时好像另换了一个主宰。秋天到了，天气逐渐凉爽，木叶在凋落，晚上月亮的光也优柔起来了，桂花的香气没有褪尽，又来了菊花的竞放，燕子早回南方去了。这似乎又是谁的力量。一到冬天，气候一天寒冽过一天，太阳似失去了它的威力，一切植物几乎都枯槁尽了，仅腊梅和冬青还在点缀园庭，雪会随着北风飞来。世界一切都变了，人也失去了温情，幸亏有酒的热力来抚慰。如其非有主宰，哪会到此？你想，一个蒙昧的初民，生在这样一个千变万化、神秘莫测的世界里，目迷光怪，身处陆离，怎能不引起他诧异好奇的心理呢？在这样情形之下，神话便很自然地产生了。

为了居住的地域不同的关系，住在海滨的人，他们天天面对这茫茫无际的大海，风涛的变幻瞬息千端，鸟类飞在水面何等自由，鱼介类浮在水里何等豪迈？但人类却一不小心，堕入了便要溺毙。他们不禁诅咒起来了，于是来了“精卫衔石填海”的神话。人们有时对它的富丽不禁因艳羨而起赞美，以为一定另有这富丽的享受者，于是海底便有了富藏珍宝的龙宫，海面上便有了那专居仙人的

蓬莱、瀛洲、方壶等山。

居住在南荒的人民，譬如住在那长江和沅湘一带的人。那边的水是连绵千里，山也蜿蜒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较热的地方的树林，是蓊郁得可以咫尺隔绝人面的。水气又容易蒸腾，云雨的变化，早与夕已是不同，一忽儿雨，一忽儿又晴了。令人时常恍惚生活在迷糊的神秘的睡梦中。于是，疑神疑鬼的结果，湘妃、湘夫人、巫山神女，以及类于她们的神话，便一一搬到了当时人们的心上。

上面不过是随便举的几个例，一切的神话，莫不各有它的产生的背景像上述的情形的。

二 古代神话的大宝藏——山海经

神话产生之后，起初它只是流布在人们的口中。写到书本上去，乃是当时或后世文学家的功劳。不过因为是由口传写到书本上，所以有时不免走了原来的式样。或者因口传的歧误，同为一事，各人写到书本上时，有的竟会各异其内容。

除去了伪书不算，《山海经》的确算得一部中国古代神话的大宝藏。但历来史家、文学家都把它当做真的地理书看待，自班固、王充、欧阳修、王尧臣、尤袤，莫不如此。及明人胡应麟以《山海经》为“古今语怪之祖”，清代《四库全书》把它列入子部小说家，才给予了它恰当的地位。更经了今人的研究，《山海经》的为古代神话的大宝藏，遂成了确切不移的成谳了。

《山海经》中所述为古代神话，但其著作时期不一定在古代，这是看了本节第一段文字可以明白的。它的作者，自刘歆、王充、赵晔、郭璞以迄颜之推，莫不认为禹益。晁公武以后，才有怀疑它作者的人。兹经今人沈雁冰的研究，以为《山海经》不是一个时代的作品，它的作者为无名氏，作书的时代为：一、《五藏山经》在东周时。（应该说在东周之初。）二、《海内外经》在春秋战国之交。

三、《荒经》及《海内经》更后于前者，然亦不会在秦统一以后。（或许本是《海内外经》中文字，为后人分出者。）此三个时期的无名作者，大概都是依据了当时的九鼎图及庙堂绘画而作说明，采用了当时民间流传的神话。然因托名禹益，故一味模仿《禹贡》。至汉时更续有增益，始成为现在的形式。又据卫聚贤所考，其中一部分为春秋时随巢子所作，乃是他在印度到中国的旅行记，因为《山海经》中的神话完全是印度的神话；再有一部分是刘歆所加的。此说亦可作为一种参考。

《山海经》里所叙虽都是些片段，但却几乎无所不包。这些神话的主神，却集中于一个叫做帝俊的神。我们大概都晓得，流传在后代口中的神话的主神，有黄帝，有伏羲，有尧，有舜，有禹等等，不过它们都已被后代史家加以人化，变成了最古的帝王之名。郭璞以帝俊即舜，从帝俊妻为娥皇一点，大概可以相信。《山海经》中关于帝俊的神话，有如下列各条：

有中容之国。帝俊生中容。中容人食兽、木实，使四鸟：豹、虎、熊、黑。

有司幽之国。帝俊生晏龙，晏龙生司幽，司幽生思士，不妻；思女，不夫。食黍，食兽，是使四鸟。

有白民之国。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白民销姓，黍食，使四鸟：虎、豹、熊、黑。

有黑齿之国。帝俊生黑齿，姜姓，黍食，使四鸟。（以上皆《大荒东经》）

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荣生十日。

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荣水穷焉。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姚姓，黍食，使四鸟。

有人食兽，曰季釐。帝俊生季釐，故曰季釐之国。（以上